

“豆腐，哪家强，反刘豆腐属一流……”拨通盐山县常庄乡反刘村村民王龙岐的电话，彩铃声中传来了快板书播送的豆腐广告。

反刘村的豆腐，可是有着很多年的历史，也是当地的一张美食名片。当年，当地制作、经销豆腐的手艺人有20多人，每逢过年，家家都要到豆腐坊做一块几十斤的大豆腐。豆腐飘着淡淡清香，成为人们舌尖上的美味，凭借白如凝脂的外观和味道鲜美的口感，备受消费者的青睐。

今年34岁的王龙岐，从小是闻着浆豆腐的香气长大的。他的父亲是反刘村老手艺人。逢年过节，豆腐需求量大时，十几岁的王龙岐就经常帮父亲做豆腐。

王龙岐介绍，浆豆腐区别于卤水豆腐与石膏豆腐，配料只有水和黄豆，特别之处在于浆豆腐可说是“原汤做原食”。它使用浆水点浆，把做豆腐过程中盛出来的浆水，放在一个专用缸内，由自身的乳酸菌发酵变酸即为“酸浆”，做一次豆腐留一次浆，循环使用流传至今。“用浆水做豆腐的原理类同于用‘面肥’来蒸馒头，即是‘原汤做原食’。”王龙岐说。

从小耳濡目染，在王龙岐心中，对豆腐有份独特的爱。如今，肯做豆腐的手艺人越来越少，反刘村还保留着3家豆腐坊。已到而立之年的王龙岐依然坚守着自家的豆腐坊，想着把反刘村的豆腐做大做强。近几年，王龙岐看到人们对食品安全越来越重视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。

今年，王龙岐投资了6万余元，将家里的老豆腐坊进行了装修，并购置了自动洗豆机、上料机、磨浆机等设备，利用传统手艺，实现品质和口感的原生态保护，产品质量比以前更加稳定。

“浆豆腐的制作需要多道工序，选豆浸泡、磨浆去渣、杀沫消泡、煮浆点浆、压制成型等，每道工序都需要真功夫。特别是点浆，要看火候，靠经验才能做出好豆腐。”刚被王龙岐点完浆的豆花非常嫩滑，舀到勺子里颤颤巍巍，让人垂涎欲滴。

在父母的帮助下，近40公斤的大豆腐，王龙岐每天能做出五六斤。豆腐除了在盐山县周边热销，还成为山东乐陵一带超市、饭店的“坐上宾”。豆腐坊里忙得热火朝天，王龙岐的日子也越过越好，对老手艺人新传承也更有信心。

“反刘村浆豆腐的制作技艺悠久，我有义务做好传承。我要把反刘村的豆腐做得更好，让消费者更认可，让浆豆腐的知名度再扩大。同时，我还要继续研究如何延长产业链条，这是我今后重点要做的事。”把浆豆腐做大做强，王龙岐信心满满。



小身体里藏着大能量

——修车匠田松的励志人生

本报记者 邢程

在解放东路一家电动车修理部门前，田松顶着一张两米长的硬纸板，摇晃着挪到三轮车旁。在宽大纸板的映衬下，身高135公分的田松看起来像个孩子。

走近了，才能看清田松一副青年模样。田松今年28岁，身高却永远停留在8岁那年。常有人拿他的身形打趣，他却不以为意，总会笑着伸出手，一边比划着，一边回应：“我和大家没啥区别，只是身高矮了那么一点点。”

骨子里的一份坚强

11月15日上午，路上行人来来往往，不时有电动车驶进修车店。修车师傅田松放下手中的活儿，走上前帮顾客查看。

虽然他看起来像个孩子，却早已是维修店的老师傅，有着10年电动车维修经验。很快，田松就确定了车子故障的原因，利落地拿起工具开始维修，拆卸、去污、换件、紧固……一会儿工夫，故障就被他搞定了。

顾客吃惊地看着田松，直夸他的手艺好。他听了，腰板立刻挺得笔直，憨笑着说：“我是师傅嘛！”几个字说得铿锵有力，眼中瞬间有了一束光——和当学徒不同，能在维修店当师傅，是他最大的骄傲。

2013年至今，田松在两个修车店工作过，因为修车技艺精湛，带过不少学徒。他说：“上天为我关上一扇门，就会为我打开一扇窗。就像我修车这技术，还真不赖。”

田松说话时，脸上总是带着笑容，让人倍感亲切。乐观开朗、自立自强，也是大家对他的评价。

“那时农村生活条件差，我妈妈怀我的时候中了煤气，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才发现不长个儿，随后去过很多医院，大夫们也没有办法。”这些年，习惯了别人各种异样的关注，每当说到自己长得“袖珍”，田松已经释然，不再逃避。如今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：多挣些钱，好好生活，让家人放心。

体重50公斤的田松推起55公斤的电动车来，一点都不犯怵，哪怕车把已经到了他下巴的位置。销售旺季时，他会加班干活儿到很

晚，不算维修车辆，一天光组装新车，最多时完成了70辆。

这份工作很辛苦，但他很知足。晚上回到家，他躺在床上累到一动都不想动，却依然会对自己说：“生活哪有一帆风顺的，不经历苦哪会珍惜甜呢？”

技艺精湛的修车老师傅

17岁辍学后，田松第一次感受到遭人白眼的心酸。“长成这样，种地也不中用；再不上学，只能在村里瞎混，啥也干不成。”那年9月开学季，田松路过村口时，听到村民背地里说他的闲话。他没敢回头，强忍着委屈，告诉自己一定要混出个样子，让别人瞧得起。

辍学在家的那个暑假，田松常用MP3听歌。一天，MP3按键坏了，田松就找来小号螺丝刀，拆开了自己修。捣鼓了不一会儿，居然修好了。妈妈知道后，觉得干维修对他来说，也许是个不错的出路，便带他从南皮县老家来到市区，专门学习手机维修。

田松聪明又认学，很快便掌握了修手机的要领，可整日坐在操作台前，他并不快乐。那时，他买了一辆旧电动车，经常坏在上班路上。一天，在修理电动车时他突发奇想：“大街上的电动车越来越多，修车的需求必不会少，修电动车是个好营生。”

学维修电动车是门手艺活儿，可因为身体的原因，对田松来说，这也是门颇费力气的营生。好在他踏实肯学，学成后，他去了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北侧的一家电动车维修店应聘，店主看着他体型矮小，有些顾虑，但最终还是答应让他先试用一个月，试用期工资只有2000



▲运送比自己体型还大的纸板，田松把它举在头顶

▶推着55公斤的电动车，田松略显吃力



元。“没问题，您就瞧好吧！”田松深知这份工作来之不易，每天铆足了劲儿干活，精湛的技艺让老板直呼“人不可貌相”。

直到两年前，老店撤摊，田松才又来到了解放东路这家新的维修店。“他来应聘那天，我也怀疑，这小子长得那么小，能干活儿吗？可看他那样又不忍心撵走，就想让他先干着试试，工资和其他人一样。”店老板说。

到田松修车时，老板才发现自己捡了宝，其他修车师傅都说他是“一位样样精通的老师傅”。

“其实也不是每一样都能干好，比如40公斤的电池，我就抱不起来，只能拉着走。”这可能是田松能想到的唯一干得不如别人的

事情了。

“只要努力就不会比别人差”

凭借精湛的修车手艺，田松入行没多久就得到老板的认可，腰包也渐渐鼓了起来。“听说有资质的汽车改装店可以给有驾照的残疾人改装车，我在修车的第三年就买了一台属于自己的小轿车。”田松说，“那3年，我除了吃饭，真是一分钱都舍不得花。”

田松依然清晰记得第一次开车回家的场景。“那是2017年，村里有车的人家不多。我开着车回村，把车停在了大伯家的门口，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”其实田松并不在乎别人的眼光，

可大伯搂着他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孩子，你给家里争脸了。”当感受到家里人对他那份殷切的期待时，田松突然觉得，通过努力换来的这份荣耀足以证明他并不比别人差。

在家人的帮助下，田松在市区买了一处两居室，面积不大却很温馨。3年前，田松结婚了，这段婚姻也给了他更多生活的动力。

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中，田松从没让困难击垮过。有人问他：“这么多年来，你一定遇到过很多难题吧？”田松想了想，笑着说：“想不起来有啥。”停顿了一会儿，他又接着说：“打个比方，如果要修一个灯泡，你们只需踩着一个凳子，而我也需要一把梯子，只是需要一把梯子罢了。”他用手比划着，没有说他每爬一节梯子有多费力，而是又重复了那句话：“我和大家没啥区别，只是身高矮了那么一点点。”

田松的笑声打破了略带沉重的气氛。这时，有顾客前来，他赶紧迎上去，接过需要维修的电动车开始试骑。他坐在座椅的边缘，身体往前探着，胳膊伸直才能抓紧车把，回来时，把一只脚踏到马路牙子上才停下来。然后，他快步走到工具箱前，拿起工具继续埋头苦干着。这一刻，他手里握着的仿佛不是钳子和螺丝刀，而是生活的希望。

献县农民书法爱好者王金刚：

每天骑车奔波3公里 只为陪老娘跳广场舞

本报通讯员 左大中 本报记者 贾世峰

“老娘今年75岁了，她原来身体不好，现在高兴到哪里我就带她去哪里；她喜欢跳广场舞，我就用三轮车带着她，骑行3公里，去牛辛庄村跳广场舞。”日前，献县陈庄镇南三堤口村村民王金刚说道。

献县牛辛庄村有个大广场，是十里八村人们跳舞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，经常来这里游玩的人都说，王金刚的母亲最幸福，因为她的儿子天天陪着她来看节目、跳广场舞。

废纸上练书法，只为圆母亲一个心愿

今年50岁的王金刚是一名农民，但同时拥有多重身份：省书协会员、义工老师、县朗诵协会会员。

说起自己喜欢上书法，并且多年笔耕不辍，王金刚说这跟外祖父和母亲有关。

王金刚的外祖父曾从教泊头市一中，上过私塾，书法造诣深，是当地有名的文化人。王金刚小时候经常住在姥姥家，耳濡目染受外祖父的熏陶，也对书法情有独钟。

练习书法是个耗时又“烧钱”的事儿，单单是购买笔墨纸张就是一项不菲的开支。为了节省练字纸张，王金刚得知本家一位哥哥上班的地方，经常有些废纸，而这些废纸恰恰适合写书法字。于是，王金刚就央求哥哥回老家时，带些废纸回来，自己练习书法。

如果说姥爷是自己书法启蒙老师的话，王金刚说，电脑是自己的第二任老师。

“我是一个农民，如果把书法当成专业，就会耽误挣钱，不能养家糊口。”王金刚年轻时，白天做机床加工挣钱养家，晚上就静下心来练习书法。他从外祖父那里学习了柳体、颜体，后来又经过多年自学，掌握了欧体。

为了学习书法技能，王金刚在2004年花5000元买了一台电脑，不是用来玩游戏、看电影，而是专门上网看古今大家的书法习作。

“那时候上网很贵，我就每周上两个小时网，下载课件和习作，然后慢慢领悟。”王金刚说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经过长年勤学苦练，王金刚的书法有了很大进步，并成为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。

王金刚说，自己练习书法，也是圆母亲一个梦想。

在外祖父的四个子女中，没有一个继承书法衣钵的，而且数王金刚的母亲文化水平低，只是小学毕业。幼年的王金刚经常听母亲唠叨：“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不会写毛笔字，父亲的一手好字就要后继无人了！”如今，王金刚喜欢上了书法，并小有成就，当母亲的最为高兴。

义务教书法8年，他成为母亲的骄傲

2015年，献县书法协会和献县教体局联合组织“翰墨薪传，书法进校园”活动，全县22位书法家走进校园，义务教学生们书法，王金刚就是其中之一。

王金刚被分配到三堤口小学教书法，每周二下午两节课，只教三



四年级。

当王金刚第一天给孩子们上书法课，孩子们齐刷刷地跟他叫“老师”的时候，他蒙了。

虽然提前准备了很长时间，备了几天的课程，但一上讲台，王金刚还是有些慌乱。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慢慢讲解书法的基本常识，手把手教给孩子们握笔运笔姿势。

一堂课下来，孩子们对书法有了初步的认识，王金刚却因紧张，汗水把衣服都浸透了。

有了第一堂课的经历，“王老师”以后的课程越来越熟练，自此以后，“书法义工”王金刚在这个特殊讲台上，一教就是8年。

由于他讲课生动有趣，孩子们喜欢，家长们认可，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他的家里，在周末的时间学习书法。就这样，王金刚一边在学

校义务教书法的孩子上课，他每天充实而忙碌。

“我不是真正的老师，但被学生和家人们叫一声‘老师’，就要认真教下去。”王金刚说。

看着儿子迷上书法，最高兴的莫过于王金刚的母亲了。

王金刚说，村里的红白喜事需要有人记账写联，自己就会到账房里专门写账。账册上工整有力、大气漂亮的字迹，经常会引来事主亲戚朋友的称赞，这时候，王金刚的母亲就会对大家说“这是我儿子写的”，言语中透着高兴和骄傲。

陪母亲跳广场舞，他是广场“最美的人”

王金刚的父亲曾是煤矿工人，

年轻时在外地工作。王金刚兄弟两个，他是老大。父亲常年不在家，母亲拉扯他俩非常不易，尤其在王金刚幼年的时候，地里的庄稼从种到收，都是母亲一个人操持，老人的苦与泪，王金刚看到眼里也记在心上。

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，懂事的王金刚从十三岁就学会了庄稼地里耕种播种等各种活计。

这几年，王金刚的父亲退休后，生活稳定了些。但王金刚肩上的担子依然很重。他有3个孩子，老大在读大学，老二上高中，老三上初中，妻子打工，自己教书法的同时还种着七八亩地。

“尽孝不能等，忙碌不是‘没工夫陪伴’的理由。”王金刚说。

前几年，王金刚的母亲身体不好，年轻时劳累过度，导致时常腿疼。

王金刚和弟弟都很孝顺，哥俩陪着母亲到处寻医问药。母亲喜欢广场舞，而且医生也认为适当运动有助于腿疼的恢复，王金刚就带着母亲去跳广场舞。

有时候在本村跳，本村人少时就到外村跳。王金刚跟父亲有个“约定”，自己周六、周日两天教书法时，就由父亲带着母亲外出跳舞，周一到周五，他会挤出时间，每天下午骑着三轮车，带着母亲，拉着音响到外村跳广场舞。

牛辛庄村党支部书记彭建祥说，每天来这跳舞游玩的有近千人，十里八村的都有，像王金刚这样经常带着老人来的，就他一个。

“人很多，他最‘美’。”彭建祥这样评价王金刚。